

评论 国际 深度

## 2022意大利右翼政府上台：民粹其实在落潮，选民期待稳固的承诺

Meloni在选后面对低迷的投票率表示抱歉，称最大挑战是让人们重新信任体制。



2022年10月5日，罗马，意大利兄弟党领袖梅洛尼（Giorgia Meloni）于会议后离开该党总部。摄：Antonio Masiello/Getty Images

2022-10-06

意大利选举 欧洲 刘令溪 评论

（本专栏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

（令溪，波隆纳大学文物修复专业硕士生）

意大利政治格局之破碎，政党更迭之迅疾声名远扬，“政治危机”在此处如同家常便饭。二战后至今的意大利共和国已经经历了 69 届政府，平均仅能维持 13 个月。自 2018 年大选之后，意大利更换了两位总理，经历了三次执政联盟的瓦解，最终难逃提前大选的命运。

9 月 27 日，选举结果尘埃落定，右翼联盟大胜，以绝对优势将众议院与参议院过半数席位收入囊中。在民调中领跑的极右翼政党意大利兄弟党（Fdi）以 26% 的得票率毫无悬念成为意大利议会第一大党，其领导人梅洛尼（Giorgia Meloni）有望成为自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以来意大利第一位极右翼总理。

在1922年10月使墨索里尼上台的罗马大游行整整100年后，一切看起来都像是法西斯幽灵令人不安的再访：兄弟党直接沿用了反映法西斯主义遗产的三色火焰标志，它继承自曾有墨索里尼孙女参与的全国联盟（National Alliance），而 NA 的前身正是 1946 年从法西斯主义的灰烬中崛起的新法西斯主义政党意大利社会运动（MSI）。这些千丝万缕的联系挑动了欧洲邻国乃至全球最敏感的神经。

但是，梅洛尼毕竟不曾直接主张意大利共和国的终结，为其送上近八百万张选票的意大利选民也没有一夜之间变成法西斯狂热分子。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得这个十年前才成立，一直游离在主流政治边缘的激进小党，从13 年 2% 和 18 年 4.4% 的支持率一跃成为意大利第一大党？在新冠、战争、气候与能源危机中内外交困的意大利与欧洲，未来又会何去何从？







2022年9月23日，竞选期间，总理候选人梅洛尼 (Giorgia Meloni) 在巴尼奥利区海滩的“意大利兄弟党”集会向支持者发表讲话。  
摄：Salvatore Laporta/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 民粹主义落潮 右翼重新洗牌

低效、腐败、官僚主义……意大利人对传统政党体系深深的失望和不信任，对变革的呼唤和渴望，催生了一批又一批民粹主义领导人的崛起。

兄弟党复杂的前身与演变历史只是意大利政治特性的一个缩影。意大利像是一块天然的政治组织的培养皿，政党在其中以别国难以想象的速度循环着成立与解体、融合与变革的政治生命周期。在20世纪90年代初，战后形成的以意共和天民党为核心的政党体系崩溃以后，意大利步入了贝卢斯科尼时代。

然而这一以民主党（PD）和意大利力量党（FI）为首的左右鼎立的局势，再次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贝卢斯科尼深陷丑闻后瓦解。低效、腐败、官僚主义……意大利人对传统政党体系深深的失望和不信任，对变革的呼唤和渴望，催生了一批又一批民粹主义领导人的崛起。他们利用反体制的姿态和改革的承诺吸引选民，但走向体制后基本上维持政治现状，在下一次选举时已被幻灭的选民抛弃。

民粹阵营曾在18年大选中达到最高峰。自称非左非右或超越左右的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M5S）以32%的得票率成为最多席次单一政党，而右翼民粹主义的联盟党（Lega）则同样表现突出，超越FI首次成为右翼联盟中的主导力量，以不可一世的姿态宣告着旧的政治局势的彻底瓦解。在Lega与M5S通过艰难谈判组建出一个民粹主义的联合政府后，在反建制的诉求下融合左右翼观点走向执政前台的五星运动，却因组织相对薄弱、缺乏连贯一致的意识形态、没有稳定执政纲领，被批评墙头草本色尽显，迅速失去了选民的信任，支持率一路低迷。

而反建制、排外、疑欧的联盟党以其更强硬的姿态获得的支持，最终同样因其“破坏者”身份逐渐丧失：Lega在19年8月选择离开执政联盟，寄望于引发提前大选而兑现其当时超高人气；随后Lega依然选择了支持德拉吉的技术官僚政府，又同时经常从中作梗，其摇摆不定见风使舵的不稳定立场，最终引发了支持率的持续下降。

最终这次大选中的民粹政党，无论是政纲与左翼多有重合的五星运动，还是更偏向传统自由右翼的FI，或是政治光谱更加激进的联盟党，得票率都大幅跳水，纷纷缩减了一半左右。意大利人对于政治现状的疲倦

同样延伸到了对反体制民粹诉求的幻灭上，中间选民普遍持有着“无论选谁都不会有真正的改变”的无力心态。而这种失望，或许是投票率连年走低最好的解释。投票率更是在今年达到了历史低位63.82%，比18年少了近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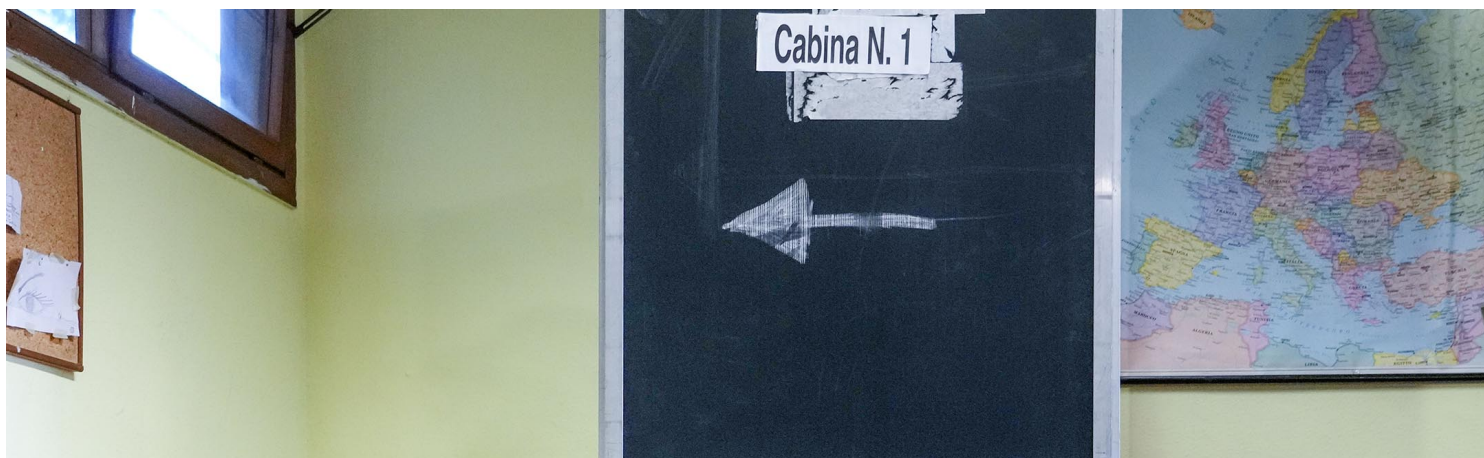
Meloni 则准确而清晰地把握住了这一变化。在之前十年中，从13 年的莱塔（Letta）政府，到伦齐（Renzi）、真蒂洛尼（Gentiloni）、孔蒂（Conte）直至德拉吉（Draghi）领导的技术官僚政府，她始终坚定地坐在野党位置，拒绝了任何以妥协为先决条件的联合执政机会。在Covid疫情大流行期间，她设法在不明确反对封锁、反对限制措施或疫苗的情况下，为不满情绪提供一个政治出口；而在获得了绝大部分政党支持的 Draghi 政府中，她作为唯一的反对派，在公众辩论中再次确立了自己的政治支点。

事实或许说明，民粹右翼单纯靠反对旧系统吸引来的选票在长期最终也难以继，在经济衰退、更为动荡的时代，选民最终需要更稳固的承诺。

Meloni并不与右翼同伴一起采取反体制民粹主张靠煽动情绪吸引选票，而是设法回归更传统的右翼主张，以一种建设性、捍卫性的姿态转向性别、家庭、LGBT等议题，呼唤价值观上的保守主义的回潮。她成功地在右翼选民中树立了自己的可信形象：既可以其激进的极右主张在意识形态上与 Lega 抗衡，又以不反体制、稳定、负责、严肃的形象赢得中右选民的信赖。

Fdi事实上是本次大选中的唯一赢家，具选票流动分析显示，民粹阵营流失的选票，除五星运动部分流向左翼阵营外，Fdi 的大幅增长基本来自其盟友的衰落，右翼阵营又一次迎来了洗牌。传统的自由派右翼或许早已被选民抛弃，而事实或许说明，民粹右翼单纯靠反对旧系统吸引来的选票在长期最终也难以继，在经济衰退、更为动荡的时代，选民最终需要更稳固的承诺。

Meloni 在选后面对低迷的投票率表示，“对此感到抱歉，新政府及政界其中一大挑战就是让人民重新信任体制，重建国家与公民间的关系”。





2022年9月25日，意大利大选期间，一只狗在罗马的一个投票站内等待主人。摄：Alessandra Tarantino/AP/达志影像

## 亲欧盟亲北约 极右翼的温和面孔

Meloni 再次抓住了这关键一击，明确赞同 Draghi 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选择，毫不掩饰地展示其亲乌克兰亲欧盟及亲北约立场，以此在稳固国内支持者的同时也安抚了西方盟友。

意大利兄弟党不但在反体制维度上极力与其盟友相区分，树立自己的可靠姿态，在多项对外政策上同样采取了与盟友截然相反的立场。

俄乌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能源危机是当前欧洲面临的最大挑战，右翼联盟的其他盟友此前都有着明确的亲俄立场。85岁的贝卢斯科尼在选前两天还试图为俄罗斯辩护，声称“普京是被逼入侵乌克兰”，而萨尔维尼则持续质疑西方对莫斯科的制裁，并将意大利遭受的能源危机归咎于此，直到后期才有所松口。

这或许导致了民意的进一步倒戈。毕竟两次选举间的议题已经完全不同：最首要的难民问题不再仅仅是经由地中海登录的北非难民船，而转变成了得到社会普遍同情和支持的乌克兰难民。曾经“意大利人优先（Prima Italia）”的排外和疑欧口号，在面临欧盟内部矛盾时可以聚拢起部分支持者，然而当危机转向正在热战的欧盟边界，一个团结和步调一致的欧盟比起维护本国利益的民族主义诉求取得了更高的优先级。

Meloni 再次抓住了这关键一击，明确赞同 Draghi 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选择，毫不掩饰地展示其亲乌克兰亲欧盟及亲北约立场，以此在稳固国内支持者的同时也安抚了西方盟友。在其选前公布的15点竞选政纲中，第一点就强调“意大利作为一个整体是欧洲、大西洋联盟和西方的一部分”，意大利兄弟党也承诺将坚持欧洲一体化进程，但将重心从之前的疑欧退欧转变推动欧盟内部改革，寻求一个“更加政治但更不官僚”



的欧盟。

这种对欧态度上的极大软化，有另一部分助推力也来自欧盟复苏基金的压力。意大利在前欧洲央行主席 Draghi 的带领下，是这项欧盟为应对疫情危机推出的经济复苏计划的最大收益国，可从该总值7500亿欧元的复苏基金中获得高达两千亿欧元的资金，而这笔分批给付的款项还有超过三分之一没有交付。

Meloni一方面采取更加温和的对欧态度，希望以此换取拨款的顺利拨付，另一方面又对之前提交的资金使用预案 PNRR 多有不同意见，宣称欧洲能源危机已经改变了情况，希望能重新审视意大利与欧盟达成的协议。

未来意大利在极右翼政党的带领下，虽然仍不必过度担心会导向欧盟内部的分裂和分化，却也暗流涌动。当前更为尖锐和外显的，则是 Fdi在社会政策和公民权利上的强硬极右翼主张。Meloni虽然因反复强调自身女性身份吸引了大量支持者，在实际政纲上却炮轰文化多元主义与性别和家庭的进步主张，认为这些都是令人厌倦的精英游戏，在堕胎、同性婚姻、收紧边界、反移民等议题上主打起传统家庭、传统宗教与社会秩序牌。

法国的极右翼领袖勒庞与匈牙利的民族主义领导人奥尔班在Meloni胜选后立即表示了祝贺并称收到鼓舞。一个更加保守的欧洲似乎正在升起，而或许即将执政的意大利首位女性总理会在这些议题上走多远，仍令人感到担忧。





2022年9月23日，意大利大选前夕，民主党的恩里科·莱塔（Enrico Letta）在人民广场举行的竞选活动上向支持者挥手。摄：Guglielmo Mangiapane/Reuters/达志影像

## 左翼困局：无尽的分裂与茫然

在这两面夹击之中，PD 的自身模糊定位已经越来越难以抓住忠实选民。而四个偏左的参选联盟之间则从未形成统一的对抗右翼共识，而是各自为营。

在不断演进、推出层出不穷的变革承诺的右翼面前，左翼则始终像在原地踏步。民主党（PD）在本次选举中仍是全国第二大党，在近十年间几乎参与了所有的执政联盟，却从未赢下一场选举。如今PD就像是欧盟在意大利内部的代言人，除了代表对体系与秩序的坚定维护，却始终没有更有力的面对新时代挑战的变革承诺。

选民早已对这一切厌倦，连传统票仓、有工人运动传统的红区托斯卡纳和艾米莉亚罗马涅大区也在局部标蓝。使得早已疲软的左翼更为雪上加霜的是中左阵营内部的分裂。

在五星运动拒绝继续支持德拉吉后，PD也强硬地选择终止与五星的联盟关系，政府的再次垮台直接触发了提前大选。PD内部的派系纷争同样带来了无休止的党内分裂。先是前总理伦齐退出民主党另立意大利活力党（Italia Viva），随后前经济部长卡伦达（Calenda）亦从党内独立建立了行动党（Azione），两者合作组成了参选联盟，效仿马克龙在法国的路线，以亲欧的自由主义路线争夺中间选票。

在光谱更左端，亦有更激进的左翼小党组成的极左翼联盟人民联合（Unione Popolare）。在这两面夹击之中，PD 的自身模糊定位已经越来越难以抓住忠实选民。

分裂的左翼在意大利的混合选举规则下形成了巨大的劣势。

以 PD为首的中左联盟、五星运动、意大利行动党（Azione-Italia Viva）和人民联合（Unione Popolare），这四个偏左的参选联盟之间则从未形成统一的对抗右翼共识，而是各自为营。由五星运动流入中左阵营的票数，最终被Azione/IV的另立门户所抵消。而分裂的左翼在意大利的混合选举规则下形成了巨大的劣势：为了减轻意大利政治格局的破碎程度，新的Rosatellum选举法规定37%的席位按照赢者通

吃 (first-past-the-post) 的规则奖励赢家，其余的才按照比例分配。

票数的分散使得右翼轻松拿下简单多数制下的绝大部分席位，最终以44%的绝对得票率拿下了参议院和众议院约 60%的席位。

在选举失利后原民主党党魁 Letta准备卸任，PD内部也在讨论着左派的改革和之后的面貌。它将会延续之前以责任和能力为卖点的官僚治理，还是会从环境、女性、工人等议题出发重新建立自己的立足基点，与右翼形成有效制衡，目前仍不得而知。

而右翼内部的分歧也暗藏着危机，梅洛尼面对的国内外复杂形势同样是对其执政能力的巨大考验，这届“意大利战后最右的政府”是否会再次落入分裂的命运，内忧外患的欧洲能否以更高效团结的步伐走出危机，凛冬当前，仍需时间给我们答案。